



郭志宏短詩三首

物是人非 謝 幕

我們
總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所以內耗
所以糾結

斗轉星移
物是人非
我們是誰
真的還有意義嗎

所謂濃墨重彩的那一筆
只是讓自己血脈噴張
所欲所求
都是自虐自嗨罷了

我們
應該以隨時謝幕的心態活著
時刻準備著
和這個破爛不堪的世界告別

遮罩
改變世界和他人的幻覺
拋掉
死去活來的執著

學著割捨
這世間的一切
以過客的心態
過好每一刻

懂

這是個
我不懂
你亦不懂的時代
別說我懂
沉默
代替了表白

孤獨

各有各的桑田
悲哀
各有各的滄海
我們
活在了時空之外

我說風

讓我淚流不止
你說雨
讓你心生感慨
這個世界
除了死亡只剩無奈

鷓鴣天·小暑·吾鄉

——觀夏兒畫，步西貝原韻 哲嘉

曉色溶溶夏日長，彩樓錯落滿街坊。
粉牆淡墨搖清夢，疏枝風動荳蔻藏。
平波闊，波猶涼，煙香紫縷牽暖腸。
依稀老舍矮籬旁，一念恍然到吾鄉。

鷓鴣天·小暑

西貝原玉

小暑悠悠暑假長，學童笑逐滿街坊。
一塘荷影搖清夢，幾處蛙聲懷舊鄉。
人已遠，水茫茫，天涯誰共話滄桑？
怦然夢裡同窗坐，方覺流年變自香。



夏兒畫作《小暑·吾鄉》

| 文学随笔选集 |

参与弘扬人文精神

何与怀博士新书发布会

新书发布会
诚邀您共同见证
思想与文学的力量

时间
2026年7月24日 (周五)
下午2:00

地点
CLUB BURWOOD
97 Burwood Road Burwood NSW 2134
宝活火车站对面, 宝活俱乐部二楼

“从个体生命的体验出发,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寻找人文的光亮与精神的力量。”

何與懷博士新書發佈會海報

最後的上海話

唐培良

悉尼的秋天
來得很慢。
四月的陽光
依然溫暖，養
老院後院那幾
棵高大的桉樹在風裡輕輕搖
晃，樹影落在草坪上，像緩
慢流動的河水。幾隻彩色鸚
鵡從樹梢飛下來，在草地上
蹦蹦跳跳地尋找果實。
活動室裡開著電視，新聞
主播正在播報國際新聞，沒
有人認真看。
一個老人閉著眼睛打瞌
睡；另一個老人盯著窗外，
一動不動；還有個老太太把
紙巾反復疊成方塊，又慢慢
展開，仿佛那是一件十分重要
的事情。
陳建國坐在母親身邊。
母親已經九十歲了，頭髮
全白，身體瘦得像一株秋天
的蘆葦，她患阿爾茨海默症
已經五年。最初只是忘記
蠟燭放在哪裡，後來忘記日
期，忘記朋友。再後來，連
最親近的人也開始模糊。

有一次，陳建國推門進
去，母親看著他，看了很久。
忽然問：
“你找誰？”
那一瞬間，他覺得心裡
有什麼東西輕輕塌陷了。醫
生說，這種病像潮水，一點
一點退去。先帶走最近的記
憶，然後帶走中年的記憶，
最後，只剩下生命最深處的部分。
陳建國不明白，生命最深
處究竟是什麼？
那天下午，活動室裡來
了一個新義工，三十來歲的姑
娘，戴著眼鏡，站在門口接
電話。
“儂是上海寧伐？”
陳建國愣了一下，因為那
不是普通話。
原本一直低著頭發呆的母
親忽然抬起頭，她渾濁的眼
睛亮了一下，像黑暗房間裡
忽然點亮一盞燈。
她盯著姑娘看了幾秒鐘，
然後慢慢地又重複了一句：
“儂是上海寧伐？”聲音
清晰，字正腔圓。
陳建國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
耳朵，那是他第一次聽見
母親說上海話，在他的記憶
裡，母親似乎從來沒有講過
上海話。
姑娘顯然也吃了一驚，隨
即笑起來：
“對額，我是上海寧。”
老太太認真打量她，忽然
搖搖頭。
“不過，儂額上海閒話不
大標準。”
姑娘哈哈大笑。
“阿婆，現在上海年輕人
都這樣講。”
“勿對。”
老太太堅持說。
“‘我’字勿是這樣發音
額，這種發音像剛剛會講閒
話的小孩子，聲音含糊，還
有點發嗲的樣子。”
說完，她自己居然也笑了。
陳建國愣愣地坐在那裡，
他發現，母親臉上的神情變
了，那不是一個失去記憶的
老人，而像一個正在課堂上
糾正學生發音的老師。
接下來的幾周，姑娘每週
來兩次，兩個人總是坐在窗
邊聊天，說的全是上海話，
陳建國一句也聽不懂，但他
看得出來，母親越來越精神。
有一次，母親忽然主動開
口：
“她講錯了。”
陳建國一愣。
“誰講錯了？”
“那個上海姑娘呀。”
“哪裡講錯了？”
老太太皺起眉頭，認真想
了半天。
“南京路那家鮮肉月餅
店。”
“明明在街角。”
說完又沉默下去，仿佛剛
才那幾句話只是偶然從記憶
深處漂浮出來。
可陳建國卻愣住了，因為
母親已經很久沒有主動說過
這樣完整的話了。
那天晚上，他翻出家裡的
舊相冊，在最下麵那層，找
到一張黑白照片。
照片裡的姑娘站在校門
前，穿白襯衫，紮著短辮
子，笑得燦爛。
照片背面寫著一行鋼筆
字：
1957年春上海交通大學
照片裡的姑娘只有二十
歲，眼睛明亮，笑容張揚。
那天夜裡，陳建國第一次
失眠。他忽然想知道母親的
過去，在成為母親之前，她
的人生是什麼樣子的。
答案是在一個舊皮箱裡找
到的。
那只皮箱已經很多年沒有
打開過。深棕色的人造革，
邊角磨得發白，鎖扣也生了
鏽，是母親從福建搬來悉尼
時一起帶來的。陳建國一直
沒有動過，那天，他把皮箱
搬到客廳，輕輕打開。
一股舊紙張特有的氣味
撲面而來，裡面整整齊齊放
著許多東西：舊照片，學生
證，畢業證書，還有厚厚一
摞信件。
最上面一封，日期是1960
年9月。信封沒有郵票，顯然
沒有寄出。信紙已經泛黃，
字跡卻依然清晰。

“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已
經到福建了，請勿掛念。”
陳建國慢慢往下看。
信裡寫著工作單位，寫著
宿舍情況，寫著領導同事對
她很好，一切看上去都平靜
而順利。

直到最後，他發現一句
被輕輕劃掉的話。那行字很
小，幾乎藏在紙頁邊緣。
“這裡的人講話我聽不
懂。”
下面還有一句。
“有時候想上海。”
陳建國盯著那幾個字，久
久沒有移開目光。
小時候，母親很少提上
海。家裡牆上沒有上海照片。
可如今，透過這封沒有寄
出的信，他第一次看見另一個
母親，一個二十三歲的上海姑
娘，獨自坐了三四十個小時火
車，離開黃浦江，離開父母，
來到陌生的福建山區。
窗外是聽不懂的方言，耳
邊是陌生的口音。夜裡宿舍
熄燈以後，她躺在床上，想
念徐家匯的梧桐樹，想念南
京路的霓虹燈，想念家裡晚
飯飄出的紅燒魚香味。卻在
寄給父母的信裡寫：
“一切都很好。”
陳建國忽然感到一陣酸
楚：原來母親也曾年輕過，
也曾孤單過，也曾在異鄉偷
偷掉過眼淚，而這些事，她
一輩子都沒有說過。
那天晚上，陳建國把那些
舊信一封封看完。窗外已經
很安靜了，悉尼的夜色透過
窗簾縫隙照進來，落在那些
泛黃的紙頁上。
母親年輕時的字很好看。
工整、秀氣，帶著那個年代
知識女性特有的認真。有些
信是寫給父母的，有些是寫
給大學同學的，還有一些只
是沒有寄出的草稿。
透過那些文字，一個陌生
而鮮活的女孩慢慢浮現出來。
那個女孩叫王秀蘭，二十
歲，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學
生，喜歡讀書，喜歡唱歌，
喜歡騎著自行車穿過徐家匯
的梧桐樹蔭。
那是1950年代的上海，校
園裡的法國梧桐已經長得很
高。春天的時候，新葉泛著
淺綠色，夏天濃蔭遮住整條
道路。秋天滿地金黃，冬天
枝幹筆直地伸向天空。
王秀蘭最喜歡下午四點鐘
以後，陽光斜斜地落下來，
抱著書從圖書館出來，慢慢
走過校園。
那時候，她和幾個同學關
係很好，週末常常一起去外灘
散步，蘇州河邊，黃浦江畔。
他們討論文學，討論科
學，討論未來，每個人都覺
得未來遼闊得沒有邊際。
有一次，一個男同學問她：
“畢業以後想去哪裡？”
她想了想。
笑著說：
“留在上海吧。”
“為什麼？”
“因為這裡是家呀。”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幾年
後，她會離開上海，一走就
是一輩子。

畢業那年春天，學校禮堂
舉行畢業典禮，照相館的人
來給大家拍畢業照，那張後
來被陳建國發現的照片，就
是那一天拍的。
照片裡的她笑得很燦爛，
因為那時候的她還不知道命
運將帶她去哪裡。
分配通知是在夏天收到的。
福建，一個遙遠而陌生的
名字。
拿到通知書的時候，宿舍
裡安靜了很久。
有人去了東北，有人去了
新疆，有人去了內蒙古。
時代像一隻巨大的手，把
年輕人送往祖國各地，沒有人
抱怨，也沒有人猶豫，大家都
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那天晚上，王秀蘭還
是失眠了。
她站在宿舍陽臺上，望著
遠處上海的燈火，第一次感
到離別正在逼近。
臨走前一個星期，幾個同
學相約去外灘。黃浦江邊的
風很大，大家一路說笑，誰
也不願意提分別。直到天快
黑的時候，那個一直喜歡她
的男同學忽然說：
“以後有機會，回上海看
看。”
她點點頭。
“會的。”
男同學沉默了一會兒，又
說：
“如果有困難，記得寫
信。”
她笑著答應。
離開上海那天，母親送她
去火車站。月臺上人很多，
到處都是送行的人，父親幫
她把箱子搬上車，母親一遍
遍叮囑：
“記得寫信。”
“照顧身體。”
“飯要吃飽。”
火車啟動的時候，母親忽
然哭了，那是王秀蘭第一次
看見母親哭，她隔著車窗揮
手，笑著說：
“媽媽，我很快回來。”
綠皮火車搖搖晃晃向南駛
去，窗外的城市慢慢遠了。

黃浦江遠了，梧桐樹遠
了，熟悉的一切都遠了。
迎接她的是：陌生的山，
陌生的人，陌生的語言。
最初那段時間，她幾乎
每天都在想家，想上海的冬
天，想家門口賣生煎的小
店，想母親燒的紅燒魚，想
交大的梧桐樹。
有一年中秋節，單位大多
數同事都回家團聚，她一個
人留在宿舍。
月亮很圓，她坐在窗邊，
偷偷哭了一場，第二天照常
上班，誰也不知道。
後來，她認識了陳建國的
父親。一個老實、沉穩的福
建男人，他們結婚，生子，
安家。（未完）

悉尼詩詞協會

2026年7月

文化論壇

主講題目：鴻雁，詩詞中飄泊孤獨的身影

內容提要：系統梳理古典詩詞中鴻雁意象的六重文化內
涵：作為秋去春來的候鳥象徵時序變遷，借歸雁寄託思鄉之
情，由“鴻雁傳書”典故衍生出信使意象，以驚弓之鳥、孤雁
失群隱喻人生險境與心靈孤獨。通過曹操、蘇軾、元好問等
20餘位元詩人的作品解析，揭示鴻雁從自然物象昇華為文人
精神載體的過程，最終以“雪泥鴻爪”之喻完成對生命漂泊本
質的哲學觀照。講座將以雁行軌跡串聯起中國文人的集體鄉愁
與生命感悟。

主講人：任群英，筆名獨孤行，河南鄭州人，現旅居悉

尼。生於大饑荒之末，經歷文革與改革兩個時期，獲得經濟與
法學兩種文憑，喜歡哲學與文學，現任悉尼詩詞協會理事，大
洋洲詩友會副會長。出版有詩文集《風中塵埃》、新詩集《蒼
茫獨行》和敘事詩《中國神話史詩》。

時間：2026年7月29日（週三）上午10時-12時

地址：詩會活動中心（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
本會的論壇和教學活動全部免費，歡迎所有感興趣者參加。